

漢語的字和詞

徐時儀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

本文就于光遠先生提出的「漢語中的『字』究竟是個甚麼東西」這樣一個在我國語言文字學中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對漢語的「字」與「詞」作了一些探討，認為漢字所以成為漢人的第二種語言，主要在於漢字具有某些區別於其它文字的獨特屬性。漢字一字一詞組成單音詞和一字一詞素組成複音詞適應了漢語單音成義的這一單音節語特點，反映了漢語字與詞相適應的內部規律。漢字的存在形式（方塊形）與漢語基本詞的存在形式（音節）高度一致，意合的特點貫穿著漢語字與詞的系統。在單音詞佔主要地位的古代，漢字與單音詞相對應，以組合造字的方式繁衍新字；在複合詞佔優勢的現代，漢字與語素相對應，以組合語素的方式繁衍新詞。形聲組字成詞和單音字組成成詞是漢字適應漢語詞匯發展過程中的兩大轉折點，也是漢字在與其他一些古老文字體系走完一段相似的歷程之後繼續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兩大重要源泉。漢語中無論是單音詞還是語素，大多是一個具有一定意義的語言單位，而漢字作為記載其意義的符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表達其意義的語言單位。因此，漢語中的「字」不僅是記錄漢語的符號，而且作為中國人觀念中的一個「中心主題」在某種程度上具有第二語言的功能。

漢語中的「字」究竟是個甚麼東西？究竟甚麼是「字」？于光遠先生認為像這樣一個在我國語言文字學中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在我國研究語言文字的學者中間，至今沒有認真地提出來，沒有認真地展開討論，沒有很好地解決。他指出字是世界各國語言中一個特殊的事物。而文字則是世界語言中的一般事物，這也是字和詞不一樣的地方。詞是世界語言中的一般事物，即無論哪個國家的語言中都有詞，但並非世界各國語言中都有字。《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辭海》和《漢語大詞典》等帶有權威性的辭書有關「字」的釋文都不能符合語言文字學對「字」下定義的要求。這些辭書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把對甚麼是「文字」的回答代替了甚麼是「字」的回答。¹

1 于光遠《漢語中的「字」究竟是個甚麼東西》，載《辭書研究》1996年第5期。

漢語的「字」不同於「詞」，又與「詞」有相通之處。呂叔湘先生在《語言和語言研究》一文中指出：「漢字自成一種體系，跟語言的配合關係比較複雜。」「中國語文學的重點是漢字的形、音、義之間的錯綜複雜的關係。」² 漢語中的「字」和「詞」究竟是個甚麼東西，這是我國語言文字學中值得重視或者說是必須研究的一個學術問題。本文擬就此對漢語「字」與「詞」的同中之異與異中之同作一些探討。

一、漢語的字是一個表意符號系統

漢語的詞是形音義三者的結合體，詞義是核心，詞形是標誌，詞音是外殼，音為義設，形為義存。詞所表示的意義是說話的人和聽話的人所共同了解的詞所反映的事物、現象或關係。詞義是客觀事物或現象在人們意識中的概括的反映，也是由應用這種語言的集體在使用過程中約定俗成的。詞的語音是語言的物質外殼，詞義必須借聲音才能表達。作為詞的形體的文字，就其本質而言，僅僅是記錄和傳達語言的書寫符號。作為詞形標誌的漢字也只是詞的書寫符號。在約定俗成表示某個詞義之前，字與意義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繫，但是由於漢字特有的表意特性，當其以自己的形體表示某個詞義時，形與義之間就會有一定的聯繫，字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具有了表義的語言功能。因而，漢字不僅僅是書寫的符號，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體現詞義的物質外殼。誠如索緒爾曾指出：「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後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於表現前者。」然而，「對漢人來說，表意字和口說的詞都是觀念的符號，在他們看來，文字就是第二語言。在談話中，如果有兩個口說的詞發音相同，他們有時就求助於書寫的詞來說明他們的思想。」³ 帕默爾亦認為漢字的「視覺符號直接表示概念，而不是通過口頭的詞再去表示概念」。「漢字是中國通用的唯一交際工具」，「它是中國文化的脊梁」。⁴

任何文字體系都包含著兩方面的特性：一是從屬性，一是獨立性。作為記錄語言的符號，它有從屬的輔助的一面，沒有語言，就無所謂文字。另一方面，作為一個符號體系，它必然有自己的系統性，即記錄方式的獨特屬性。漢字作為記錄和傳達語言的書寫符號可以分為兩個層次，即從屬於漢語作為詞或語素（或叫詞素）的符號的字和自己獨有的記錄詞或語素所使用的符號。從前一個層次上看，因為每種語言中的詞或語素都是音義的結合體，所以世界上所有的文字都是既表音又表義的，漢語的「字」也就相當於「文字」。從後一個層次即記錄詞或語素所使用的符號看，拼音文字用的是字母及其組合，漢字用的是偏旁和部首。字母或字母組合表示的是音素或音位，偏旁部首主要表示意義。從語音的角度分析，漢字是一種音節文字；從語義的角度分析，漢字是一種語素文

2 見《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年。

3 見《普通語言學教程》，商務印書館，1980年，頁47和頁51。

4 見《語言學概論》，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99。

字，代表的是漢語裏的語素。⁵ 漢字所以成為漢人的第二種語言，主要在於漢字具有下列一些區別於其它文字的獨特屬性。

漢字的獨特屬性首先表現在形義直接相關。拼音文字是用形體直接表示讀音，再通過讀音與它所表示的意義相聯繫。漢字則用形體直接表示意義，再通過語言中的音義聯繫表現為一定的讀音。表音文字從語音出發設計文字的形體，漢字則是從語義出發設計自己的形體，構成一個歷史傳承性很強的約定俗成的表意符號系統。漢字可分為獨體和合體兩大類。獨體字一般日象形字或指事字，合體字是會意字和形聲字。在造字之初，漢字是典型的表意文字，甲骨文中以象形、指事、會意三種形式組成的純表意字佔了70%。先秦漢語中基本詞約在600~700之間，其中象形、指事字約300個，這些獨體字是漢字的基本成分。漢字構字的基本方式是以文組字，表意的手段是以類繫聯。獨體字可以說是一種「看到的詞」，字形簡單，使用頻率高，作為部件有很強的構字能力。在文字體系形成的過程中，詞的語音形式和意義逐漸積澱在這些視覺知覺所能感受到的文字符號中，其所表示的已不完全是這個文字符號所代表的詞語本身的具體意義，而是引申擴大了一種類屬概念，因而充當合體字部件時蘊含著意義的信息，成為組成其它字的字根。從靜態統計來分析漢字使用的具體情況，絕大多數的漢字雖是合體字，然而它們都是以獨體字為字根組成的。從動態統計來分析漢字使用的具體情況，據1988年國家教委和國家語委聯合公佈的《現代漢語常用字表》所載，最常用的50個字中象形、指事、會意字有41個，而在100個使用頻率最高的漢字中，所佔比例為75%。據《漢字信息字典》統計，7785個現行漢字中有323個獨體字，佔總字數的4%，但使用頻率亦高達26%。⁶ 形聲字是現行漢字的主體，據康加深《現代漢語形聲字形符研究》一文考察統計，現行漢字使用的246個形符中有177個在《現代漢語詞典》中是成字的，佔形符總數的72%以上，近90%形聲結構字的形符是表義或基本表義的。不僅屬於同一意義類別的形聲字多數是由相同形符構造的，而且許多組意義相關的形聲字正是以採用不同形符的方式區別成更細的類別的，即形符具有區別相關義類的作用。李燕、康加深《現代漢語形聲字聲符研究》一文統計了5631個現行漢字形聲字，其中在《現代漢語通用字表》中成字的有1119個，約佔聲符總數的84%。⁷ 儘管從漢字本身的構造看，漢字是由表意、表音的偏旁和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記號組成的文字體系，有少量的字不直接表義，然而，漢語的大多數詞畢竟是由表意的字體現的。漢字大約有60000個，這些字所表之義大致即漢語中60000個左右的單音詞的詞義，基本上是形義結合，一字與一詞相對應。因而，「字」也就成為中國人觀念中的一個「中心主題」，⁸ 漢語語言文字本身的這一特點規定了中國古代語言

5 參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96年，頁10~21。

6 見李公宣、劉如水主編的《漢字信息字典》，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

7 見陳原主編《現代漢語用字信息分析》，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頁83~87。

8 見趙元任《漢語詞的概念及其結構和節奏》，《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選》，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248。

學以文字為對象，⁹ 並出現了漢語中特有的一種語文辭書，即以單個的字為主要收錄單位來解釋詞義的字典。

其次，漢字的形音義組成自為一體的方塊平面結構。漢字是記錄漢語的視覺符號，它的音和義來源於漢語，字形才是其本體。縱觀漢字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到兩個大階段：第一階段是殷商甲骨文、兩周金文至小篆的古文字階段，第二階段是由小篆隸變到楷化的今文字階段。小篆是劃分兩個階段的分水嶺，漢字形成嚴密的體系可以說是從小篆開始的。小篆在語言發展，詞義大量增加的情況下，形成了一批音義固定的基礎構形構件。這些構件在構字時可以承擔標義和標音兩方面的任務，體現了漢字義符標義和聲符示源的功能，具有一定的組合層次和組合模式。它們以少數的符號拼合而成大量的字形，以簡馭繁，減少了記憶的負荷，又增強了字與字之間的區別度，保持了漢字的原意，充分體現了漢字的表意特徵，形成了一個互有關聯而又穩定有序的構形系統。漢字與世界上其它類型的文字一樣，也是由一些最基本的單位構成的，這是由作為語言書寫符號的文字的特性所決定的。同時，語音作為一種聽覺信號在感知上只能以時間上的線性排列來展現，因而，語言具有線性的特徵，它只能在時間的軸線上前後延續，而不能在空間的面上鋪展開來，這也是世界上所有語言的共同性質。從語言表達的動態層面上看，作為語言符號的文字只能是以線性排列構成詞語來表情達意，但從文字內部構造的靜態層面上看，漢字的構成部件則不是直接表音的，它與漢語詞音沒有系統的對應關係，它是更純粹的視覺符號，作用在於表形，因而，漢字的結構部件可以橫向排列，也可以縱向組合。漢字可以是左右結構，也可以是上下結構；可以是包圍結構，也可以是穿插結構。如一人為人，二人為从從，三人為众；一口為口，二口為呂，三口為品，四口成器成罍；一木為木，二木為林，三木成森等。然而，無論構字部件是多還是少，整個字形總是形成一個內部結構部件和諧互補的方塊平面。其字義因其象形而顯得直觀，又因其以形為基礎在結構上進行有規律的邏輯組合而易辨，具有較高的形差度，即在語言表達的線性排列中，每個漢字與其前後左右的漢字在形體上都有較大的區別。正如趙元任先生《談談漢語這個符號系統》一文所說：「漢語有很強的個性，你要在一頁找甚麼字，眼睛掃到近處，它就直盯著你，呼之欲出。」¹⁰ 一般說來，記錄語言的符號可以是任意的，人們在讀或寫的時候，與文字直接發生聯繫的是語言的語音所代表的意義。如我們在使用「買東西」這個詞語時，一般不會去考慮為甚麼「買」是由「四」和「貝」構成的，也不會考慮為甚麼「東」、「西」由表示方向變成了泛指的事物。選擇這三個字來代表「買東西」這一特定概念完全是任意的，不同語言可以用不同的符號來記錄這一概念，文字的價值則在於其組成部件在整個符號系統中相互對立的區別性和承載的信息量。漢字是

9 參見王力《中國語言學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11頁。

10 見《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選》。

一種平面性的方塊文字，從幾何學的角度看，幾何圖形的點、線、面三者之中，面的信息量最大。漢字的組成部件和組合結構在整個漢字符號系統中，不僅直觀可辨，而且在組合能力上大大超過了表音的拼音文字，能夠承載更多的信息量。

漢字的第三個獨特屬性是每個漢字代表一個音節，具有以音節記錄漢語詞義的靈活性。漢字的基本語音單位不是音素，而是音節的聲韻結構，漢語詞義的信息是靠音節的聲韻結構和附於整個音節的聲調來承擔的，方塊漢字一字一音節的形式同漢語單音節的性質有著內在的必然聯繫。漢字作為一種視覺形式，既有「形入心通」的特點，又有「聲入心通」的特點。漢字中的象形表意只是對圖畫記事方法的借鑒，試圖通過近似於物象的符號形體所造成的視覺刺激，建立起與詞語的對應聯繫。當漢語中一些抽象的虛詞找不到所能寄託的實物形體時，漢字就用「假借」的方式來記錄「本無其字」的詞語。如用表示畚箕的象形字「其」記錄語氣詞「其」或代詞「其」。在日常用字中，又可用「通假」的方式記錄「本有其字」的詞語，如用「蚤」代「早」。漢字在記錄漢語中的聯綿詞或外來音譯詞時往往用字不一，只記音節而不涉語義。如憔悴，又可寫作蕉萃、憔悴等。漢字在形聲字出現以前，往往以整體形象來與詞義聯繫，象形與指事自不待言，即使在會意字中，這個字所代表的詞義也不等於組成其形體的各個部件所代表的詞義的簡單相加，而是通過整體形象或各部件相互關係等表示某種狀態、意向、行為，並通過約定俗成的過程來與詞語聯繫而表達詞義。形聲字產生後，則以其獨立部件的組合結構來抽象概括地表達詞義。這些部件的獨立性表現在其意符提示整個結構的意義範疇，其聲符則不僅決定讀音，而且還表達該讀音所含的語源義，從以聲符記載語音的角度體現了漢字是一個表義的符號系統，最終奠定了漢字的表意性特徵。如「濃」、「膿」、「醲」等，其意符分別表示的範疇為水、肉、酒，其聲符則除表讀音外，還表達了凡從該聲所具有的「厚」、「大」義。

漢字的第四個獨特屬性是單音成義的字與字組合自如，靈活多變。漢字大多各自成詞，許多字都是可以獨用的成詞語素，如山、水、大、小、上、下、人、鳥等。它們不單用的時候是構詞成分，單用的時候就是詞。漢語的詞是由表義的字體現的，漢語的詞、短語和句子三個語言層次的構造方法基本一致，而字在語言的詞句結構中是一種具有很強的獨立性的個體，在組詞成句時往往不受統一的形式規則支配，只要字與字間意義互有關聯，符合交際搭配的習慣，即可自由組合在一起。如「氣」可以和「天」組合構成「天氣」；「天氣」又能和「好」組合構成「天氣好」、「好天氣」；「氣」又可以和「象」組合構成「氣象」；「氣象」又能和「新」組合構成「新氣象」、「氣象新」等，由此逐一遞進，就可以逐次構成語言交際所需要的各級結構單位，小的可以是二字詞組，大的可以是一句話。漢語中的聯綿詞和外來音譯詞是由二個或多個漢字組成的單純詞，如猶豫、恍惚等。這些詞結構上渾然一體，一般不能分割。然而由於漢字的靈活多變性，即使是這些詞，有時也可拆開使用。如《老子》中有：「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又如曹操《短歌行》：「慨當以慷，憂思難忘。」

二、單音詞是漢語的核心詞

1、漢語的基本詞是單音詞

漢語中音節之間界限清晰，音節與意義單位概念之間對應整齊。古代漢語是以單音節詞為主，甲骨文中絕大多數是單音節詞，複音節詞甚少，且多為專名。漢語詞匯是由單音節詞的一統天下演變為複音節詞佔優勢。然而，現代漢語中儘管複音節詞佔優勢，實際上還是單音節詞為主。從靜態統計來分析漢語詞匯使用的具體情況，據《現代漢語頻率詞典》統計，政論、科普、口語、文學四類語料中，單音節詞數為3751個，佔所統計總詞數31159個詞的12%，複合詞數為27408個，佔總詞數88%。單音節詞雖在總的數量上遠遠不及複音詞，但是大多數複音節詞則是單音節詞組成的。正如漢字中獨體字作為字根，組成了絕大多數的合體字一樣，單音節詞作為漢語詞匯的核心，組成了大量的複音節詞。從動態統計來分析漢語詞匯使用的具體情況，在按使用頻率排列的前9000個常用詞中，單音節詞為2400個，複音節詞為6285個；在前2000個常用詞中，單音節詞佔957個，複音節詞佔1020個；在前1000個常用詞中，單音節詞佔565個，複音節詞佔431個；在前500個常用詞中，單音節詞佔到332個，複音節詞佔168個。可見在現代漢語中，大多數常用詞是單音節詞。據統計，漢語常用詞中單音節詞的數量雖佔12%，但使用的頻率卻高達64.3%，複音節詞的數量雖佔總詞數的73.6%，但使用的頻率只佔34.3%。由此可見，單音節詞在漢語中不僅是常用詞，而且是高頻詞。

漢語是單音節為基本單位的語言，漢語在語音上的感知單位是單音節，在語法上最小的單位語素也是單音節的。¹¹ 單音節詞是漢語詞匯的源頭和構造漢語詞匯大廈的基石。漢語詞匯是以單音節語素為基礎建構起來的，單音節詞是複音節詞產生的基礎。複音詞有聯綿詞和合成詞兩大類，大多數複音詞是由單音詞依一定的構詞規律結合而成的複合詞。複合詞從結構上分析，有詞根與詞根合成和詞根與詞綴合成兩種。詞根與詞根合成的詞也就是單音詞與單音詞的組合，而詞綴一般也是由有意義的實詞素經過虛化形成，原先也是單音詞。如「老」、「子」、「頭」、「兒」等。

單音節詞先出，複合詞後出，前者是構成後者的基礎，後者是前者的繁衍。據《現代漢語頻率詞典》統計，在3000個常用詞中，有1337個單音節詞和1663個複合詞。這1337個單音節詞中的724個又作為語素，參與組成了1663個複合詞中的1497個複合詞。因而，單音節詞始終是漢語中的核心，這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

11 見錢乃榮《現代漢語》第七章。

2、複合詞的組成與漢字相似

漢語複合詞的組成與漢字的構成有相似之處。許慎《說文·敘》說：「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許慎描述了最初的文字符號——「文」是用象形的方法產生的，在這個基礎上，才進而有形與形的組合以及形與聲的組合。許慎的看法基本上符合漢字的發展過程。就漢字而言，漢字字多文少，以獨體字組成合體字，具有以文組字而生字熟旁的特點。就漢語詞匯而言，漢語字少詞多，漢字約60000多個，詞則難以盡數，且隨著社會的發展，新的概念層出不窮，表達這些新概念的新詞新語不斷湧現，正像後來產生的漢字都是由獨體字組合成字一樣，後來產生的新詞絕大多數也是由單音詞組合成詞。以單音詞組成複音詞，具有以字組詞而生詞熟字的特點。據《現代漢語頻率詞典》統計表明：「有的漢字具有全面的構詞能力，即可單用，又可處在詞內各個不同位置上，它們的生成能力強，出現字次多。」這類漢字「約佔統計總量的二分之一強」。¹² 也就是說現代漢語中複音詞的實詞素中有一半同時也是單音詞。

漢語造詞與造字的方法有相似之處。漢字的組合具有意合的特徵，也就是說漢語的單音節詞多是意合產生的，漢語的複合詞同樣也具有很強的意合特徵，複合詞的意義總是反射出語素所念的某些意義，複合詞組成中的意合性和漢字的表意性相輔相成，體現了我們中華民族對字、詞重視視覺的要求。意合是漢語的重要特點。即使是外來詞，在初期是以音為接納媒介的音譯詞，在後來的語言演變發展中也都盡量轉變為半音半義詞或意譯詞。漢字的會意字是複合詞的雛形，漢語複合詞的構造與會意字內部的複合程序相似，構成漢語複合詞的詞素大多可像分析漢字一樣，由形及義，由剖析其內部構成部件和關係來分析其意義構成。其構成可分為陳述、偏正、施受和支配等關係，這些關係又可概括為語義制約的具體表現。其形成過程具有一種理據性，詞義總是由語素義按一定邏輯關係結合而成。這可以說是新詞能夠產生並為社會接受的必要條件。

3、複合詞的意合特徵

複合詞是由實詞素進行組合的產物，在組合的過程中，人們的觀念活動起著很重要的支配作用。也就是說，在複合詞的組合中，沒有甚麼詞語形式的標誌，只是靠意義的粘合構成為一個詞。漢語中大多數複音詞，即複合詞，在組合過程中不帶或基本不帶有形式的標誌，不用前綴後綴，不用內部屈折，而是憑著基本要素中所含有的意義，在要素與要素的組合中實現新一輪結構和意義的構成。在某種意義上說，複合詞的組成方法好似會意字組成方法的擴大。即把會意字內部的語義制約延用到外部，使語義制約的形式更為自由靈活，並在邏輯關係上和組合意義上更為清晰。以3000個常用詞為例，1600

12 參見「編纂說明」，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86年。

多個複合詞中能從字面上看出詞義來的有860多個，從字面上看不出真正詞義而需要通過上下文語境進行判斷認知的有450多個。還有一些詞從字面上看，其中一個語素的意義容易確定，另一個不易確定，合在一起往往容易產生誤解。如「火車」是一種交通工具，從其字面上雖也可看出一定的意思，但它是救火的車還是火力推動的車就很難從字面上推斷出來。¹³

複合詞中有的由詞素直接構成，其詞義等於語素義的簡單加合，可以從字面上來理解。如健美、熱愛、史料、自願、春花、秋雨、憂愁、可愛等；有的則已對詞素作了一定的意義上的提煉，詞義除了包含著簡單加合的意義外，還含有字面以外不可分割的內容。這些詞的構成不僅是單詞數量的增加，同時也意味著原有構詞材料表義能量的擴大，詞匯總體所容納信息的增量。如「晚會」不只是其字面義「晚間的集會」，而是「晚上舉行的以文娛節目為主的集會」，增加了「以文娛節目為主」這一字面外而又不可分割的含義。「說唱」在表示一種連說帶唱的表演藝術時，就不只是說話和按照樂律發出聲音；有的則是從原詞素義的修飾比喻義來提煉，如電腦、春心、紅娘、黛眉等。還有些複合詞，其原有的詞作為語素，在合成詞的詞義構成中起一種提示作用，如敦煌寫本《廬山遠公話》中說：「我要你一個手力，得之已否？」句中的「手力」一詞不是「手」和「力」這兩個詞素的拼合，而是提示作勞力活的「奴僕」義。

有一些複合詞按照現在對字面的通常理解不容易解釋清楚，詞的意義似乎不能根據其所含語素的習見意義及語素間的句法關係直接推求出來。這種詞義理據不明的狀況大抵是由於語言或其所反映的客觀事物在歷史的長河中發生了變化，以至現代人對某些複合詞的整體意義或其中所含語素的意義不甚了解。這類複合詞或由於語素義的演變致使其詞義不明，如「救火」，古代「救」有「止」義，「救火」即「止火」。又如「落成」，古代「落」有「始」義，又用以稱宮室築成時舉行的祭禮，後因用以指「建築工程告竣」。或由於引申，致使詞的整體意義發生演變。如「抱負」由具體的「手抱肩負」演變有「胸懷遠大的志向」義。又如「企」，本義為踮起腳。蓋欲得之而力不及，故踮起腳來冀能得之，引申而有「企盼」義，又與「圖」構成複音詞「企圖」表示「圖謀、打算」義。或由於詞音的隱性語義致使詞義的內在聯繫不甚了然。如「簡」，本義是寫字的竹片，然其聲符「間」有「間隔」義，引申有「懈怠」義，又與「慢」構成複音詞「簡慢」表示「輕忽怠慢」。有些複合詞的形成則和語法的演變有關。如驚人、正誤、美容、回春、乾杯等，這些詞的詞義有語法上的使動因素。有些複合詞則由於其某一個語素意義的失落或被忽略而成為偏義詞。如「步伐」原指「軍隊的行進與擊刺」，後「伐」的「擊刺」義失落而起補足音節的作用，其詞

13 參王又民《漢語常用詞分析及詞匯教學》，《世界漢語教學》，1994年第2期。

義就演變為專指「成隊行走時的步子」。又如「睡覺」本是「睡」和「覺」兩個單音詞組成的詞組，直至晚唐五代仍表「睡醒」的意思，尚未凝固成詞。由於「覺」在語境上總是後發生，形成「睡」和「覺」語法位置上的先後，在語言的具體使用過程中「覺」漸演變為補充「睡」的語義，成為動補結構，其詞義也漸由實變虛。在這個動補結構中，「睡」處於主要語義的地位，「覺」處於次要語義的地位。「睡」和「覺」這種組合關係產生了由「睡」到「覺」的所謂「組合同化」的詞義衍生現象，「覺」受「睡」的影響而有「睡眠」義，由表「醒悟」義的動詞虛化為表「從睡著到睡醒的睡眠」義。「覺」由表「醒悟」義的動詞虛化為表示「睡眠」的名詞和「睡一覺」的動量詞，如唐白居易《何處堪避暑》詩：「日高飢始食，食盡飽還游。游罷睡一覺，覺來茶一甌。」詩中前一個「覺」已虛化為動量詞，後一個「覺」仍為表「睡醒」義的動詞。隨著「覺」表示「睡眠」的名詞和「睡一覺」的動量詞詞義的產生，至宋明時，「睡覺」這一詞組中「覺」表「睡醒」的詞義已大致消失，虛化為構成表示「睡眠」義的並列複音詞的一種語法功能上的補足構詞成份，從而凝固成一個偏義複音詞。如《太平廣記》卷三十八《續生》：「續生向夕來卧，冬日飛霜著體，睡覺則汗氣沖發。」

值得注意的是，偏義複詞中一個語素義的失落或變得無足輕重以致可以忽略，這並不意味著其所含這一語素原承載信息功能的喪失，只不過是其在詞匯表義系統的內部調整中，詞與詞的分工有了改變，因而其失落原義的語素在詞中有標誌區別的作用。如「面孔」的「孔」原指臉上的七竅，「面目」的「目」指七竅中最富特徵的眼睛，二詞的詞義皆偏重於面，然「面孔」指臉，「面目」指臉的形狀，這二詞的區別與「孔」和「目」的本義未必相關，卻因這兩個語素的標誌作用而二詞的區別得以體現。又如「走路」的「路」類似語義學上說的「零項」(null argument)，似乎沒有區別語義的作用，然「走」在現代漢語中既可表示「行走」義，又可表示「離開」義。複音詞「走路」表示在地上行走，「路」雖然看似並未傳遞甚麼新的信息，但「走」的「行走」義和「離開」義卻藉此得以區別。當要區別「走」的這兩個詞義時，表示「離開」義往往單用「走」，表示「行走」義則用「走路」。¹⁴

有些詞的理據往往與民族文化背景有關，其詞義與一定的文化、文物制度有密切聯繫。如點卯是在卯時點名；畫卯是畫到；應卯是應差。「卯」是個時辰(晨五至七時)，舊時官府衙門在卯時查點人員，後來此制改變，詞義於是帶有「應付差事」的意義，「卯」遂失去了實指義，有些詞是由典故凝聚而成，借助於文化的因素，由特定含義演化為一般詞義，其詞義也不能由其語素間的表面邏輯關係推求而得。如碧血指為正義事業而流的血，源於《莊子》記載的荄弘死後「其血三年化而為碧」的故事。又如雞肋可指沒有多大價值，捨棄又略嫌可惜的事物，此詞義源於曹操食雞肋的故事。

14 參見蔣紹愚《古漢語詞匯綱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237。

三、漢語中字與詞相適應

從現代語言學的觀點來看，字不等於詞，詞是語言的材料，是語言的構成要素，與思維直接聯繫；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不是語言的構成要素，與思維沒有直接聯繫。文字可以記錄、代表語言，是語言的輔助工具，而它本身不是語言。然而，中國傳統小學研究中字與詞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這實際上表明了漢語的字與詞之間確有難分難捨的關聯，自有其特殊之處。漢語的詞不僅僅是通過字而得到記錄，而且漢語單音詞的詞義本身就是借漢字的外形才得到顯現。詞義通過字形的分佈與組合來顯示，字形以整體之形或局部之差來顯示詞義的存在狀況和發展軌迹。漢語的字與詞之間有著一種互為因果和互為促動的關係。

1、形音二合組詞表義

王力先生說：「漢字正是和漢語單音成義的特點相適應。既然每一個音節具有一個意義，所以就拿一個方塊字作為一個音節的代表了。」¹⁵ 漢字中象形字是以「畫成其物，隨體詰訕」的造字方法來表詞義的，然而人事紛繁，要求每個字「畫成其物」並非易事，故先民往往根據事象的特點和意義要素的分析，設計漢字的結構。每個字的構形都是先民看待事象的一種樣式或對事象內在邏輯一種理解。大部份象形字，或是畫部分以代全體，如「牛」畫頭角，「木」畫枝幹；或是畫他物以襯托，如「瓜」畫瓜蔓，「齒」畫口；或突出動作行為的器官，如「見」以目象，「拱」以手象；或突出環境，如「集」以木為背景，「徒」以路為背景；或突出參與動作的各方，如「牧」以持鞭之手與牛組成，「采」以手和樹上之果組成等。漢字中的會意字則大多由兩個象形符號組合而成，如「步」以雙足會意，「即」以一人一食器會意。大致上由簡單象形到會意象形，由單體構成合體，以意義上的二合為基礎。

由於許多抽象的事物難以造象，許多具體的事物也難以刻畫，假借字適應記錄語言的需要應運而生。據《殷契粹編》所載，全書20856個字中，假借字有12701個，約佔總用字數的61%。假借的大量使用雖然使漢字具有了音節表意的特徵，但其形式僅僅表語音，無法體現詞的音義兩重性，於是產生了具有音義二合特徵的形聲字，即為一形表多詞的字或加注形符以義別之，或加注音符以聲別之。形聲二合之形是一種完善的表詞形式，適應了詞的意義的二重性，成為漢字構型的主流，漢字中90%的字是形聲字。形聲字既保持了漢字的表意性，又適應了漢語詞匯不斷增長的要求，成為漢語字與詞相適應的第一個轉折點。

15 參見《王力文集》第3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85年，頁665～666。

2、形音互補組詞表義

漢字組成的單音詞的語音形式是一個音節，它以元音為核心，在這個元音的前後可以附加上次要元音或輔音，但有著嚴格的限制，如次要元音只能是i、u，在元音後面的輔音只能是n或ng鼻音。在元音前面的輔音可以不出現而成為零聲母，或最多出現一個。漢語的聲母韻母加起來約60多個，聲韻拼合後可達到400多個，再加上四個聲調，大約可以構成1400多個音節。漢語的音節數量少，同一個音節記載的詞義往往隨著人們對客觀世界認識的不斷深化而不斷豐富，形成多義詞；同一個音節又往往用來記載後來出現的不同的詞，形成了同音異義詞。漢字字形上個個有別而互不相同的特點正好從形體上彌補了漢語音節有限的弱點，形與音二者在組詞表義上構成了互補。因而，多義詞的詞義往往在原字的基礎上分化為幾個字來分別表示，如「辟」，分化為「避、僻」；「臧」，分化為「藏、臟、賊」等。同音節的詞則各以不同的形體來別義，如乏、罰、伐、筏、閥等。漢語詞音節數量少，造成聽覺上的遲慢，而字體上的區別度大、顯意性強、數量豐富，使得視覺直觀性強，易於分辨。漢字以不同形體來記載音節同一的同音詞，體現了以形別義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漢語詞匯的發展。

3、單字二合組詞表義

依靠形體差異來清晰地區分一個個不同的詞，這決定了漢字數量的龐大。整個漢字系統是以幾百個獨體象形字為基礎繁化組合而成的。漢字的繁化使字與字之間差異增大，容易辨認，然而又會造成難寫，而且也有數量上的限制，因而，除了依賴字形別義外，漢字還以其適應漢語單音成義的特點而以文組字一樣，靈活自如地以字組詞，即以單音詞組成複音詞來反映客觀世界層出不窮的新事物，充分體現了漢字適應漢語詞匯發展的極其旺盛的生命力。從理論上計算，漢語的1400個音節互相搭配組成複音詞可以記載196萬個詞語，而3000個常用字交叉組合則可記載900萬個複音詞。正如王力先生所指出：「單音成義的好處在於使漢語有很大的適應性。不管增加多少新詞，原則上不需要增加新字。」¹⁶ 我國目前出版的最大的《漢語大詞典》收詞不過40萬，可見漢字以字組詞特徵適應漢語詞匯發展之巨大潛力。以字組詞不僅遏制了漢字字量的擴大，而且在組合新詞表達新義中起了由已知引向未知的表意形態標記，具有類比性強和能辨度大的特點。閱讀一份英語《紐約時報》至少需要5萬左右的詞匯量，而閱讀同樣內容的漢語報紙只要5000左右的字組成的詞匯就可應付自如了。因為漢字一字可類推組合成許多詞，如認識了「羊」，就可認出「羊毛、羊肉、羊皮、公羊、母羊」等有關「羊」的一些詞，而英語中sheep(羊)、wool(羊毛)、ram(公羊)、ewe(母羊)、goat(山羊)、mutton(羊肉)等則

16 參見《王力文集》第3卷，頁665~666。

無共同的詞素可以類比。一個漢字可以與不同的其它漢字組成大量的複音詞，如「玉」由美石的概念義聯想到美好，再由美好義交織各種社會意義，組成玉兒、玉人、玉心、玉友、玉體、玉宇、玉潔、玉蘭、翠玉、碧玉等不下600個複音詞。由此可見漢字在複音化造詞中除了具有類比辨義的作用外，還具有以簡馭繁的功能。單音節詞作為詞素而以字組詞的複音化繼形聲字之後又一次顯示了漢字的表義性，適應了漢語詞匯不斷增長的要求，成為漢語字與詞相適應的第二個轉折點。漢字以已有單音詞作為組詞的語素，用不同的搭配方式組成大量複音詞，表明了漢字不僅與漢語單音成義的特點相適應，也與漢語詞匯複音化的趨勢相適應，漢字不僅過去和現在而且將來都能滿足漢語詞匯不斷發展的需要。

四、結語

漢字是在記錄漢語的基礎上不斷適應漢語的特點而形成的迄今最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符號系統。單音成義是漢語這一單音節語的顯著特徵，漢字一字一詞組成單音詞和一字一詞素組成複音詞適應了漢語的這一特點，反映了漢語字與詞相適應的內部規律。漢字沒有像其他古文字那樣消亡正在於其語言功能，即漢字的存在形式（方塊形）與漢語基本詞的存在形式（音節）高度的一致，意合的特點貫穿著漢語字與詞的系統。在單音詞佔主要地位的古代，漢字與單音詞相對應，以組合造字的方式繁衍新字；在複合詞佔優勢的現代，漢字與語素相對應，以組合語素的方式繁衍新詞。形聲組字成詞和單音字組合成詞是漢字適應漢語詞匯發展過程中的兩大轉折點，也是漢字在與其他一些古老文字體系走完一段相似的歷程之後繼續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兩大重要源泉。漢語中無論是單音詞還是語素，大多是一個具有一定意義的語言單位，而漢字作為記載其意義的符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表達其意義的語言單位。因此，我們可以說，漢語中的「字」不僅是記錄漢語的符號，而且作為中國人觀念中的一個「中心主題」在某種程度上具有第二語言的功能。